

● 长篇小
说

● 无村／著

野情



内容简介

辞去市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王志强步入商海。但他在短短的一个月内，竟负债十多万元。

本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但王志强害怕连累莉莉，就和她离了婚。在商海中，他放荡不羁，三番五次去鸡（妓）市上吊膀；住旅社时，与招待小姐鬼混……甚至把爱送给一个有夫之妇——他早年的同学、女作家冬梅。冬梅的丈夫瘫在床上，为了感激王志强悉心照料，冬梅把身子送给了他。

张浩曾与王志强争夺莉莉，但在情场上他败给了王志强。为了报复王志强，张浩利用手中掌握着贷款的权力，大施淫威，立逼王志强归还贷款，诱骗莉莉就范。莉莉心善，为了解脱已经

离他而去的王志强，竟忍辱负重为张浩脱了裤子……

金泉是个典型的乡巴佬，但他手头有了大量的金钱后，也想着方儿开洋荤，给年轻的姑娘打主意，但他却把淫邪的目光瞅在了小姨子身上……

情与欲，灵与肉，真善美与假恶丑，在同一个世界里融为一体，让你难分难解。然而，读完《野情》，自有分晓。

引 子

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作为构成社会和家庭微小单位的人，已具有多元性、复杂性，若简单的用“瞎人”和“好人”这些字眼对某一个人作出公论，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你说胖子王志强是好人还是瞎人？说他是个好人，是正人君子，显然言过其实。因为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实在太虚伪、太放荡了。他占有莉莉的肉体，内心里却一直不肯放弃对冬梅的情爱，甚至隔三岔五的还去鸡（妓）市上吊膀，干偷鸡摸狗之事；说他是个瞎人，又觉得委屈了他，因为他对任何人都以诚相待，对工作也认真负责，在他当市委办科长的几年里，科里的面貌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领导和同事交口称赞。正因为他对人心实，在下海经商后处处上当，弄得他狼狈不堪……

张浩给人的初次印象是豪爽、仗义。可你只要细细观察他那双贪婪的眼神，就会发现，他的内心深处似乎隐藏着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他利用手中掌握着贷款的

权力，大施淫威，吃喝嫖赌，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他甚至不顾廉耻地向别人吹嘘，这辈子他不打算玩多少女人，最少一百，多则二百。他觉得中国女人脱了裤子，他妈的差不多都是一个味儿，他已经玩腻了。他希望有机会再去玩玩俄罗斯小姐、日本小姐和朝鲜小姐，听说那才够味儿哩！

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张浩和王志强、莉莉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张浩和莉莉也曾有过一段恋情。可是他没有忘记十年前在情场上惨败给王志强的刻骨仇恨，在志强处境困难时，设计逼莉莉为自己脱裤子。张浩真可谓恶人也！可是，就是这么个恶人，在他已预感到将要东窗事发时，却迫不及待地以前妻玲玲的名义给银行里存了一笔自认为很干净的钱，以供女儿张利上学花销。

金泉是商场老手，和王志强是多年的老朋友。他看人不咋样，像个瘦猴儿，说话啰哩啰嗦，可你只要慢慢品味就会发现，他那些啰嗦话并不多余。他似乎在给你摆一个迷魂阵，转着圈把你引进阵，然后让你迷迷糊糊地上钩。

金泉是个典型的乡巴佬，土财通，他一心想开洋荤，却实在不掌握泡妞儿的招数。于是，他竟不顾兔子不吃窝边草的祖训，把淫邪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小姨子……就是这么个不干人事的家伙，却慷慨解囊，拿出上万元捐献给家乡办教育，还因此而当上了县政协委员。

世上的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古代人、现代

人、当官的、老百姓、长的丑的、生得美的……只要不是傻子瓜子，自从母体里脱胎出来，都无一例外地要经过哺乳和天真幼稚的童年，然后渐渐长大成人。随着思维能力的逐步健全，几乎所有的人又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善恶、是非、恩怨的纠葛中，而不能自拔。有的人吉星高照，财源茂盛，官运亨通；而有的人却饥寒交迫，灾难连连，苟且偷生。有的人心地善良，专作善事；而有的人奸诈阴险，专作恶事。于是，就有了留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之说。

可是，说到底王志强究竟是个啥人呢？不知道！不过暂且可用他给自己的定论——卑人属鸡，命苦，刨着吃；秉性刚直，心善，经历坎坷，常干些过后连自己都想不通的事……

第一章

1

参加完欢送会，王志强心事重重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前吸闷烟，一根接着一根。每当遇到不顺心或举棋不定的事儿，他都是这样。

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着每一个机关干部的灵魂，尤其是志强。他不愿再过没职没权的机关干部的清贫日子，希望能到商海里去闯荡一番，当个弄潮儿。恰在这时，省三秦贸易公司点名要他，他几乎没打咯噔就答应了，同时向市委办打了辞职报告。可细细想来，隔行如隔山，干行政还可以，经商到底有多大能耐？会不会被淹死？他心里实在没底儿。

王志强将最后一只烟头扔进烟灰缸里，心里骂自己道：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想这些还有啥用！他打开抽屉、

公文柜，把该移交的文件、资料、公物整理好，交给了新上任的科长。然后，他把属于自己的书籍，杂七杂八装进两只旧苹果箱里，用尼龙绳捆在自行车上带回了家。

街灯在夜色中闪烁，机关单位聚居区的渭清路上行人稀少，显得很宁静。夜的香气弥漫在空中，织成一个柔软的网，把所有的景物都罩在里面。眼睛所接触到的都是罩在这个柔软的网的东西，任是一草一木，都不是像在白天里那样地现实了，它们都有着模糊、空幻的色彩，每一样都隐藏了它的细致点，都保守着它的秘密，使人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当王志强接到免去他科长职务的文件，特别是当他和单位签订停薪留职合同的那一瞬间，他忽然产生了很强烈的失落感。他似乎才清晰地感受到，他是多么留恋这个岗位，多么留恋那些曾经与他同甘共苦过的同事们，多么留恋那浸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记录着他和全科同志荣光的一块块奖牌。

调到这个科室，搬指头数，已是十年前的事儿了。刚来时，这里条件很差，设备简陋，全科六、七个人挤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其实，这很次要，算不上艰苦，比起他当煤黑子时那种环境，不知要强多少倍。那时他压根儿没奢望能当国家干部，更没奢望会调到市委机关工作。他只是想有朝一日不用天天“下地狱”，不用换工作服，不用上夜班就心满意足了。

可事实上，他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当然也不排除三舅的作用），当上了国家干部，先调到县委，不久又从县委

调到市委，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当老科长调走了，他被民主推荐，办公室任命为小小的八品官时，他忽然回忆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

那一年夏天刚吃过午饭，村里不少人在场畔里的老槐树底下歇凉，他光着屁股和小伙伴们在人群里乱窜，他的小手忽然被进周叔一把捉住了，进周叔抓住他那厚墩墩的小手仔细揣摸了一会儿，忽然惊奇地说：“哎呀，这娃长了一双当官的手！”没想到时隔二十多年，竟灵验了他的话。

通往官场的阶梯很狭窄。在阶梯下面挤满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想上，而真正能上去的人却极少。有的人围着梯子转圈圈，却抓不住梯子框，登不上第一个台阶；有些人腰里没系“保险绳”，上到半截腰，一松手掉了下来，摔得头破血流，鼻青眼肿；而像王志强那样，没上几个台台便自动退缩下来的却为数不多。

一时间，王志强要求停薪留职，弃政从商的消息成为市委机关干部饭后茶余议论的热门话题。有人说：“志强有魄力，有经济头脑，算个人才。”也有人说：“志强是个大痴熊，放着好好的科长不当，偏去冒那险，弄不好会丢了铁饭碗，真划不来！”“铁饭碗算个啥，只要能挣上二三十万，就是存到银行吃利息，一辈子也用不了。”

可在冬梅看来，志强不适合经商。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没有那些花花肠子，而这恰恰是作为一个商人所忌讳的。她曾几次想劝志强放弃停薪留职的念头，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没有人比她更了解志强，他一旦认准的道

儿，谁也说服不了他，即便撞到南墙上，他也不回头。

“笃、笃、笃……”一听脚步声便知道是志强。

冬梅开了门，把志强让进屋。

志强在沙发上坐下，喘了口气说：“今天上午和办公室把停薪留职合同签了，打算正月初六去省上报到。”他说得很轻松，不再有那种失落感。其实，只要稍留神，就会发现他说这番话时心里并不轻松。

“嗯。”冬梅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眼角里还是忍不住充满了泪花。

志强瞅着冬梅，百感交集。十五年来，他和冬梅心心相印，情真意切。只恨苍天有眼无珠，没有给予他们相亲相爱、成双成对的缘分。他喃喃地说：“冬梅，我知道你替我担心，我很感激。不过你尽管放心，我停薪留职和其他人还有区别，我想不会有太大的风险。省上刘部长不是说了吗，公司虽成立只有两个月，作了两笔生意，就赚了二三十万，前景广阔。再说他亲口答应让我作公司的副总经理，待遇从优，工资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工资，每月最少600，一部分提成，上不封顶。你说，咱还愁啥哩？”

“你就那么相信刘部长的话？但愿他没有给你打埋伏！”说着，冬梅起身从书架里抽出几本书来，“今天，我从图书馆找了几本经商的书，特别是这本《商场惨败一百五十例》，你好好看看，那里面收集了商场各式各样的骗局，陷阱，也许会对你有所启发。”

王志强的家住在市委家属院3号楼，两室一厅。家里

的摆设不算豪华，也不算寒酸。冰箱、彩电、双缸洗衣机，组合柜、沙发……基本都有，只是没一件进口货。

这几天妻子莉莉一直和他闹别扭，阴沉着脸，摔碟子拌碗骂孩子，一问一哼，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妻子报怨他不该急于签那份停薪留职合同，可以先请几个月假，到省上去试一试，把稳了再停薪留职也不迟，若不行还有个退路。

他理解妻子的担忧，也曾经作过这方面的努力，可领导坚决不同意借调，也不同意请假，理由是科里就他一个科长，走了没人负责。要么不走，要么腾位子。他很伤心。觉得自己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没功劳也有苦劳，这点情面都不讲，一气之下，写了停薪留职申请。既是自己要求停薪留职，又赖着不签停薪留职合同，这种事他做不出来。

妻子在客厅里一边看春节秦腔晚会，一边包饺子，女儿晶晶给妈妈帮忙擀面皮，志强独自坐在卧室里抽闷烟，喝闷茶。他的心情很坏。还没咋哩，他就已经品味到了世态的炎凉和人情的淡薄。往年，科里的小李、小孙、小刘、小杨……从大年初一开始，就会陆陆续续来家里拜年，他不在乎他们来时拿的那一瓶酒、一盒糕点和两瓶罐头，也不在乎会给晶晶伍块钱的压岁钱。他招待他们的花费远远大于他们的礼品。他只图个热闹、和谐的气氛，只图左邻右舍说你看人家志强在单位的人缘多好！可今天已是正月初四了，他像寡老婆等汉一样，四门不出，从初一等到初四，却连个指头大的人影都没见。他心里凉透了。凭

良心说，在他当科长的几年里，他没少给他们办事。小李从上大学到分配工作，他大包大揽，其中费的周折，求的人看的脸，小李一清二楚；小孙的爱人住院作手术，他陪着小孙整整在手术室门口站了七八个小时，水米没粘牙；为解决小刘小杨的副科级待遇问题，他和领导吵得脸红脖子粗……唉！好汉不提当年勇，你聪明一世，竟糊涂一时，你确实给大家办了不少好事，可那是当科长时办的，如今你不当科长了，还能办吗？往年，你是科长，他们来给你拜年，今年你不是科长了，别人当科长，他们又要去给别人拜年，这很合乎情理嘛！

“志强，志强——快开门！”外面的脚步声很乱，似乎来了不少人。

没等志强走到门口，秘书科张科长，督查科赵科长，行政科王科长，财务科林科长，还有开双排座的张师，开巡洋舰的王师，一串串撞了进来。

“王老板，我们给你拜年来了。”

“王总，恭贺新春，恭喜发财！”

“……”

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热烈了起来。

莉莉见来了这么多客人，且大多数是办公室的中层领导，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她忙起身洗了手，给客人们取烟，倒茶，拾瓜子，削苹果，端自己炸的油麻花……忙得不亦乐乎。

“莉莉，你先别忙，听我安排。”张科长高喉咙大嗓子地说：“我们今儿一来是给王老弟拜年，二来是喝酒，档

次要高一点的。苹果要吃白水的‘红富士’，80以上的，烟要‘红塔山’，酒不能低于‘五粮液’。”

“没问题，一定满足大家的要求。”王志强风趣地说，“但有个条件，只许吃，不许拿，因为库存有限。”

不等志强搭手，莉莉三锤两梆子就把酒菜上齐了。其实莉莉也没费啥事，这些都现成的放在冰箱里。初一早上志强就唠叨着今年要准备得丰盛一些，要最后一次好好招待科里的同事。可席是设了，却一直没请到客！

“各位，感谢大家光临，咱先干一杯。”志强和大家一碰杯，干了。

志强取来一官杯，斟满酒，双手递给张科长：“老兄，咱从你这儿开始，我先给大家各敬一杯。祝各位老兄在新的一年里合家欢乐，事业有成，万事如意。”

“哎，胡说哩，让我先给你敬。”张科长起身推辞道。

“今天你们还能记起老弟，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张科长，张老兄，你就不要推辞了。”

“好，恭敬不如从命。”张科长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接着，志强挨个给赵科长，王科长……一一敬了酒。

张科长抢过酒壶说：“志强，现在该轮到我了把？”他斟满一杯酒递给志强。

志强刚举手接杯子，却被张科长拦住了：“别急，我还有话说哩。这第一杯酒，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合家欢乐，生活愉快。”

“张科长，咱就不要讲究那些套套了，我喝一杯行了。”志强央求道。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